

• • • • •

尤其是在西藏这片广袤荒寂的土地上，人又是富足的。

是一直想写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和想像，以生活者的笔触来构建和描述，写写在这里生活着的人内心的浓烈情感；无论是悲伤或是欢喜，这种感觉都是深深地触及着灵魂的。任何情感都在这荒凉而又纯净之地来得格外真挚和热烈。

于是，有了这本书。





藏愛

文心·著



人是孤独的。尤其是西藏这片广袤荒寂的土地上。人又是富足的。也是因为这纯粹而洁净的大地。一直想写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和想像，以生活者的笔触来构建和描述，写写在这里生活着的人内心的浓烈情感，无论是悲伤或是欢喜，这种感觉都是深深地触及着灵魂的。任何情感都在这荒凉而又纯净之地来得格外真挚和热烈。于是，有了这本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爱/文心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0

ISBN978-7-5059-5982-8

I.藏… II.文…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7040号

书 名	藏 爱
作 者	文 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责任校对	言 静
责任印制	焉松杰 李 烁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00×500 1/24
印 张	9
插 页	1页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982-8
定 价	2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自序

人是孤独的。

尤其是在西藏这片广袤荒寂的土地上。

人又是富足的。

也是因为这纯粹而洁净的大地。

一直想写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和想像，以生活者的笔触来构建和描述，写写在这里生活着的人内心的浓烈情感，无论是悲伤或是欢喜，这种感觉都是深深地触及着灵魂的。任何情感都在这荒凉而又纯净之地来得格外真挚和热烈。

于是，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完成及出版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实在写的过程里还是很快的，每天基本上都是以五千字以上的速度在进行着，后来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停滞了两年时间，深陷个人的小小情怀之中。真正写完已经是2007年了。虽然如此，其间却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余友心老师在本书的修改阶段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叶星生老师热心帮助提供了插图；阿龙承揽了所有的设计工作；于林勇先生在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有王书，与我一起乘坐长途车去了神湖拉木拉，迅雷烈风、泥泞险途，都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夜色低沉，我们坐在群山环抱的加查小镇酒馆里，听那位藏族退休老干部讲神湖扑塑迷离的神话传说，酒酣耳热之际，仿若身处幻境，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这些经历都是难以忘记的。还有一些朋友，在这里也一并向他们表示感

谢。

原文中有许多关于景物与感触的散文般的描写，这些文字如果单做散文来读也是很好的，后来发现给故事增添了累赘，又大段地删掉了，也未曾保留下来。虽然遗憾却并不可惜。

故事的主人公看似杨颖其实却是吴闻，他一生都是放任自流，内心隐藏着强烈的对爱的渴盼其实却不自知，直到发现时一切却也晚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他只能在孤单与悔恨中度过自己的下半生。生活中许多事也总是这样，直到黄昏迟暮才明白那些错过的与所失的对自己的真正意义，于是陷入深深的怅惘。但生活总是令人惆怅的，你失去的不是这些就是那些，但凡失去总会令人感怀。

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的理解自有不同！但在我们生活着的地方，也许你最终要的不过是一种贴身的温暖与手心手背的情意。

宗教里讲究轮回。

在无涯的时间过程里和不尽的生命轮转中。

时间凝固了脚步。

在深情的相拥中化作了永恒。



目 錄

第一章	記憶是一陣風	1
第二章	再一世的相見	24
第三章	宿命	47
第四章	塵沙漫天飛揚	74
第五章	問巫	100
第六章	遙遙山途	124
第七章	神湖拉木拉	140
第八章	輪回之苦	163
第九章	涅槃之境	186

記憶是一陣風

第一章



她终于从沉沉的梦里醒过来了，睁开沉重模糊的双眼，她看到了光亮。

光线是橘红色的，透过印着藏式图案的暗红窗帘照射进来，房间里呈现的是油画一样温润的感觉。将红色的光线装入眼里，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之中。

这个夜晚她依然被梦境笼罩着，像从前的许多个夜晚一样，只是梦变得越加清晰了，神秘的气息贯穿于整个梦境与初醒时分，使她在此刻依然难以摆脱梦境的纠缠。

她身体平躺，两眼望向天花板，脑海中不断回味着梦里那一场场诡谲奇异的片段……

那梦境该是这样的——她似乎在找寻着什么，恍恍惚惚就被记忆引进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路很窄，只能容三四人勉强通行，路两旁都是一两层古旧的石砌房屋，望上去像是一块块参差不齐的石头堆起的古堡一般，阴暗、拥挤，压得人透不过气来。顺着小路往前走，总也拐不完的弯，走不完的路。

记忆一直在寻找，总也找不到答案，有时脑海里似乎闪现出一丝清晰的印迹，待要捕捉，那模糊的画面却又随着思绪飘远了。她在阴沉沉的小巷中抬头望天，狭窄的视线里是一片堆满乌云的天，云低低地垂着，伸手一抓便是一股森凉的气息。

风来了，雨来了，细细密密的雨转瞬将她团团裹住，没有





雷声，四周的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半点声响，是无边的孤独旷野。她有点怕，还有点冷，她渴望身边能出现点什么，一个人，或是一只狗，或是什么都可以，她不愿一个人走在这路上，她渴望有点什么能打破这永恒的岑寂。她觉得脚很沉，低头看，原来脚上已沾满了泥，一步步很是沉重。又是一脚踏下，脚底一软，鞋已完全陷入泛着白沫的稀软的泥泞里了。四周越发黑暗，黑漆漆几乎望不到边，周围的房屋也变得影影绰绰，黑暗是一个巨大的盖子将她笼罩其中，她已分不明方向，她在黑暗中疾转身形，她像是身处一个小黑匣子，又是在气场的旋涡中央，一股大而有力的气流将她托起，身体越加快速地旋转着，意识消失了，在那一声惊恐的呼喊还未来得及发出，转眼间已被推入了一片没有图案、没有色彩、没有边际的混沌中……

很多年了，类似的梦就经常缠绕着她。梦里她总在寻找着什么？尽管场景时有变幻，梦中的追索却从未改变过。那是一种神秘而无法触摸的绝望和身不由己的孤单，这种感觉令她恐慌。她在找什么呢？她必须得知道答案，否则将永远活在忧伤与惊惧之中。

疑惑一直持续到她看见那些图片之前。

那是一些关于西藏的图片，画面里，她看到蓝得透明的天，看到了荒芜的大地群山和密密匝匝的森林。纸张一页一页地从她的指尖翻过，有些什么东西若游丝般慢慢凝聚起来了……

她惊呆了，她甚至不能呼吸——

这不就是曾经出现在她梦里的画面吗？

照片将她的梦清楚地聚拢起来，是整理过的，清晰而完整，她甚至看到了她未曾注意的一些细节。在悠远的蓝天和凹凸荒寂的山峦里她霍然醒悟——是这里了。她知道是梦境的指引，她知道没有错，那是梦里一场场的片断中曾反复提示过的。这是冥冥中给她的提示，指引她前去的方向。

她知道她一定得来，而且是必须地，也许在这里可以解答她长久以来萦绕于心的疑惑。

昨天下午，她终于如期来到了这座高原古城。住的是一家隐于八角街偏僻旧巷的家庭旅馆。这家旅馆是由陈旧的藏式建筑改建的，年代遥远透着历史的古朴气息，从那坚固的石头墙体可看出它的结实和牢固。黑漆的铁门森然，一进门，外界的声响顿时被隔绝开来。院内别有洞天，小小的院落长满了花草，一面铁架撑起的藏式帐篷下摆放了几张低矮的木桌椅，常有几个或盘腿或斜倚而坐的攀谈的闲客。

八角街很多这样的家庭旅馆，原是当地人的住处，渐渐的游客密集了，喜欢了八角街近处特有的情调，便有人前去商议，租下来在原有基础上改作了别具风格的客栈或情趣盎然的酒馆，价格也异常公道，游人渐织，成了背包客最为集中也最爱之处。在这样的地方，国内外各样面孔在其中穿梭来去，门外是川流不息的当地人或远来的朝圣者以及藏汉回族的商贩，构成了此处浓郁的异域情调。





她的房间在二楼拐角处，一个纯粹的藏式房间，古旧的雕花桌椅和床，色彩鲜丽的窗棂，屋顶上手绘的藏式图案，泛着黄色斑迹的白墙，还有就是——来自各地的室友们以及满屋随处搁置的零乱物品。最后一个床位被她占据，房间的人也就满了。

这是一个九人大间，男女混住，对此她倒并不在意，在从前的旅行中她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地方的家庭旅馆都设有这样的房间，为了房价便宜又贪图这份热闹，住这样房间的游客还真不少。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许多国外的游客，同一屋檐下，各种肤色操各种语言，给旅行增添了意外的情致。

昨天初到时，房间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阿健。经过一番戏剧性的认识过程终于安置下来了。因为陌生，和阿健的谈话不免拘谨。旅馆距离大昭寺很近，那就出去走走吧！出了小院随人流缓步前行，没几分钟就已到了大昭寺那阔大的广场边缘。

也许是斜阳尚烈，大昭寺广场的人群没有她想象中的拥塞，但还是有川流不息的人流。广场的石阶上坐着一些四处观望的人，大部分都是藏族人，也有旅行者，用晒得油黑的手掌或是太阳帽遮蔽着来自头顶炙热的太阳。

人流中有不少是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游客们身着休闲衫腰挎相机在人群中穿梭来去，目光不时被擦肩而过的转经人所吸引。转经人或朝圣者均是目不斜视神色庄严，有的步履轻松脚步疾行，有的手摇转经筒，口中喃喃呐呐念诵着祷文。老人们牵着狗或羊走过巷口，宠物们乖巧的体态和温顺的神情常引得路人要忍

不住逗引一下。都是转惯了经的，它们清楚地知道行走的路线也见惯了路上的行人，迈着小碎步目不斜视地跟在主人身后；许多朝圣者夏季里也穿着厚重的藏装，褪去一只衣袖露出里面色彩鲜艳的衣衫，女人们腰系丝带，黝黑暗红的脸上透着神秘的艺术的美态，男人则常别一把手制的镶满石头的藏刀，雄壮的步伐一股英武之气。

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大昭寺广场一道奇特有趣的风景。

这些人令她备感亲切，融身在人流当中，她几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

尖顶黄墙的庄严寺院就在广场的另一端，当那古朴而神圣的寺庙映入眼帘的刹那，她的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激奋之情，脚步顿时加快了。

大昭寺的外观她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许多不同的侧面她也从照片中多次看到过。这是座始建于西藏吐蕃时期的寺庙，以其悠久的历史背景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成了朝拜者心中的圣地、旅游者的天堂。站在广场纵观四处，朝圣者络绎不绝、旅游者川流不息。它是热闹的接近尘世的，是亲切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它让你有所乞求有所向往，它坚实地屹立在你身边让你可以将心放置于它的掌心怀抱，它又是神圣的、庄严的，它以神加持的无形力量让你虔诚地拜伏在它的脚下。

自从那神秘而又肃静的寺庙出现在眼底，她的心就被梦一般的情境所笼罩，脚步不由自主地被牵引到此，眼见就快到了寺庙





近前。

就在这时，寺庙上方的鎏光金顶在光照下突然折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当她抬眼观望时，那道炫目的光“哗”地刺入了眼帘，刹那间，热血直冲脑际，一道画面或者说一种感觉快速掠过眼前，眼前一阵发黑，身形也有些站立不稳了。

画面一闪即逝瞬间消逝得不见踪迹。她赶紧扶住旁边的石墙，闭上眼睛。

晕眩的感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待她睁开双眼，画面已如深夜时分的梦境在日光中消失了影像。

这种感觉却一直伴随着她，带她走入庙门前那群磕着长头的朝圣者的行列中。

.....

如流光般闪过的感觉依然停留在心里，却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即便是在竭力的回想中。也许有些事只在冥冥之中，此时却是无法分辨，而她能够做的只有在经历的过程中慢慢等待。

她闭上双眼，感觉自己也像身边不知疲倦的朝圣者，在神前举头凝思，并透过那道深幽的紧紧闭合的暗红色寺门虔诚地乞求着神明的启示。

或许是因了那灵光闪动的瞬间，或许是那初到陌生环境的孤独，吃了晚饭，她早早就上了床休息。当同屋的人陆续回来以后，只是简单的招呼也未及深谈。夜晚到来，同屋人热烈地喧闹

后在困顿里陆续进入梦香。伴随着或绵长或细密以及不时梦呓之语，她则带着虔诚的祈祷进入高原的第一个梦境，不想走入的却是那阴郁森冷之境……

清早起来，阿健来到旅馆下面一家四川人开的小吃店，要了包子和豆浆，慢条斯里地吃了起来。

阿健到拉萨已经几个星期了，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开始的，早餐后逛逛街，找几个在拉萨相识的朋友聊聊天，晚上一大群人泡在酒吧，喝喝酒唱唱歌，日子流水一样过去了。

拉萨的生活宁静而疏懒，但他丝毫不觉乏味，尽管只是简单的重复。

在这段时间他仅去过距拉萨最近的一个地区。那还是六月，西藏荒芜的山脊在稀落的雨水下已经泛出绿意，山和溪水一一掠进车窗映进漆黑的眼眸，山是远的、天空是远的、人也是远的。在山水中，他的心变得通透纯净。在他心里还有一些更为遥远的东西，只是在那时的心境下远得已无法再被记起。

其实他对于离开拉萨外出旅游并不十分看重，因为只在拉萨他便已经找到了他希望的生活。自那次短期的出游之后他便心安理得地在八角街住了下来，享受着每一天单纯的快乐。这种和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他许多乐趣。在从前那个他太过熟悉的隐藏着肉欲和纷争的城市里，一成不变的生活使人焦躁并厌





烦，而在这清凉的高原小城，即便是坐下来吹吹微风，心里也会透出一种宁静的甜美来。

吃完早餐，阿健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脑海里却莫名闪过一张清秀的脸——正是那个昨天刚住进来的杨颖。那姑娘长着一双漆黑细长的眼睛，神情若有所思，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阿健，使阿健格外用心地记住了她的名字。

昨日初见，阿健正在床上削苹果。女孩跟随服务员走了进来。阳光从西边的窗棂斜照进来，在房内打下一个长长的光格，尘埃在光格内翻涌跳跃，女孩正站在光影的中心。女孩背着大大的行李向四处打量着，那身形在光影中看上去倍感孤独。

相互招呼后，女孩依然有些羞涩，为了缓解陌生感也为拉近两人的距离，他放下手里的刀，在身侧的塑料袋里掏弄着，紧接着又拿出了一只鲜色欲滴的苹果。

“接好了！”阿健叫道。接着将那刚掏出的苹果向杨颖抛过去。

两人距离其实并不远，阿健的动作也极为轻缓，料想杨颖该是很轻易地便能接住的。因为肩上的背包和手中那硕大兜囊，也因为阿健的动作稍显突兀，杨颖一时未能腾开手，苹果滚落于不远的床铺下。

杨颖一时束手无措，那身影在惊慌中更显孤单。

阿健赶忙道歉，急急下床俯身跪在一双拖鞋上向床下张望。

杨颖也赶忙放下手里的东西与他一起低头寻找。

伸长了手在床下掏弄半天，终于将那沾满蛛网和灰迹的苹果弄了出来。阿健站起身从桌上取了纸巾，先将手擦拭干净，又仔细试去果皮上的灰渍这才递了过去：

“给你！”阿健笑着说。

当房间只剩了两人时，阿健便不断地主动搭话，那女孩却少言少语。或许是对陌生人本能的防备，女孩对于再深的话题便不肯多言了，从她的神色又看出她并非缺乏经历，见多了性情热辣举止张扬的各类人等，女孩的防备和早前戏剧性的一幕留下的亲和感使他油然升起了维护之意。为避免二人的尴尬她似乎总要找事做，忙碌里散乱了脑后束起的马尾辫，掉落下一缕柔软黑发，将她细长的低垂的双眼隐入发丝之中。

后来，那长眸留下深深一瞥便离开了他的视线。

想起她，阿健发现自己对她似乎有着一份格外的关注。

今早他离开时，她仍在香沉的酣梦之中，现在也不知道起床了没有？

阿健想着，向老板多要了一份早餐提在手里。

光线早已明朗，鼎沸的人声和三轮车清脆的铃音也透过窗房



清晰地传进耳朵，这些声响使杨颖逐渐远离那昨夜的梦境，她翻身坐起。

拉开这边的窗帘，让光线透进屋里。

此时，杨颖终于让自己回到现实之中。

站在窗口，长长呼出一口浊气，让它彻底带走夜的晦暗，清新甘冽的空气与明朗的光束给杨颖带来了好心情，昨晚梦境带来的阴晦之气一扫而空。

门外木梯陡峭，每有人上来必是小心翼翼，那声音犹如老迈之人沉重的步履。此时那上楼声又起，音调却是沉重欢快的，才转过身，便见阿健右手提了饭盒左手捧了束沾着水气的野花走进门来。

许是步伐太急，进门后阿健仍不停地喘着粗气，稍稍停歇了一下，便将早餐和花束递与杨颖手中。看着阿健脸上因为急促泛起的红潮，杨颖心里霎时涌上一股温暖。昨日相见，出于对陌生人本能的戒备，与阿健的谈话不免小心。但此时，却清清楚楚地从那眼里看到了一颗简单的心，无论那关怀到底源自何处却也绝无恶意。杨颖不禁为自己的曾经的防备感到羞涩了。

杨颖冲阿健粲然一笑，那笑容在光线中异常明丽。

花束是用黄色格桑和粉色蔷薇扎起的。阿健介绍说，这样的花一到夏季，八角街一带到处都有人卖，都是当地百姓一大早踩着清晨的露水从田里采摘下来的，五角钱一束，又便宜又好看。